

【第拾卷】

# 俞平伯全集

九三变顧廷龍題



【第拾卷】

俞平伯全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**编委：**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孙玉蓉 陈熙 陆永品

李屏锦 林乐齐 俞润民

**策划：**张志欣 方殿

## 俞平伯全集

第十卷

---

**责任编辑：**张国岚

**装帧设计：**陶雪华

---

**美术编辑：**李文侠

**责任校对：**康董康

---

**出版发行：**花山文艺出版社 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---

**印 刷：**张家口市印刷总厂(张家口市建国道15号)

---

**经 销：**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83.375 印张 4590 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

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00 定价：500元

ISBN7—80611—570—6/I·558

(全十卷)



在天津寓所全家合影(1974)



与夫人许氏兄妹合影(1974)



位于俞平伯纪念馆旁的铜像(1996)

李清照

換巢鶯  
鳳去芳林以盡  
蓋櫻入夢心微雨燈  
宵漠々遙暉牆角畫  
情々端居誰分銷餘念  
解嘆何須約獨吟一別  
桃鬟言幾尺情無人空  
倚春深原換題蓋知草詩  
其後改填詞調遂未用癸丑秋日  
憶而作之以示潤民



书赠儿子俞润民小诗手迹

## 本 卷 说 明

本卷内容包括三部分：家书、日记及年谱。家书收入作者致儿孙的现存的书信一百四十余封。日记部分，如作者所言“余不常作日记，外出或有事则书之”，因此他的日记都是零星片断的。在此收入作者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所写的日记二十种，其中《国外日记》、《秋荔亭日记》为首次刊出。书后附录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玉蓉撰写的《俞平伯年谱》（简编），以便读者参阅。

本卷文字均以原稿予以校勘。

## 目 录

### 家 书

致俞润民一百二十九封	.....	(3)
致陈煦三封	.....	(134)
致俞华栋十三封	.....	(137)
致俞昌实、杨金凤二封	.....	(143)

### 日 记

别后日记	.....	(147)
国外日记 甲集	.....	(153)
京杭道中日记	.....	(173)
杭、沪、苏、锡短程旅行日记	.....	(176)
国外日记 乙集	.....	(179)
秋荔亭日记(一)	.....	(20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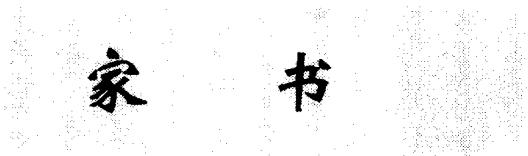
## 俞平伯全集 第十卷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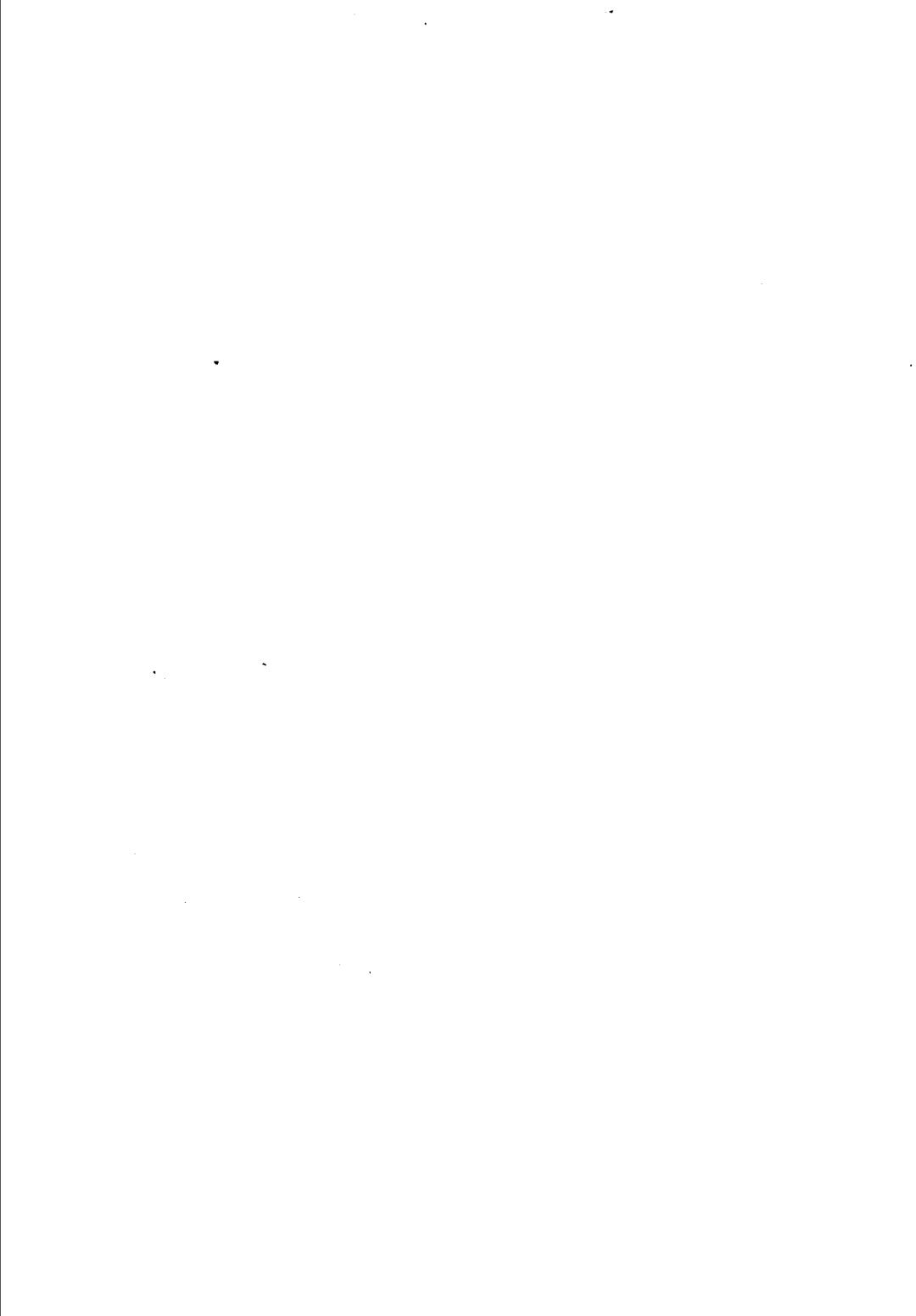
秋荔亭日记(二).....	(229)
秋荔亭日记(三).....	(260)
赴杭日记.....	(323)
赴浙苏日记.....	(333)
赴苏北日记.....	(350)
偕游北戴河日记.....	(358)
香山游记.....	(363)
霸县煎茶铺日记.....	(365)
“干校”日记.....	(375)
赴津日记(一).....	(384)
赴津日记(二).....	(387)
丙辰京师地震日记.....	(392)
壬戌两月日记.....	(405)

## 附录

俞平伯年谱(简编).....	附录卷(42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

家书



## 致俞润民\*

1969年12月14日

润民览：

自罗山丁洼干校寄信到津谅已收到。我曾于十一月三十日（星期日）步行至罗山县，约不足十五里，逾冈子数重始达，七时去，八时三刻到。在彼买一熟鸡，较北京的为佳。吃面一碗，又吃面裹鱼块汤。去时有伴，归时失侣，独自归来，行原野中，别有趣味，颇虞失道，幸只一条通路，无甚歧岔，于十二时半回寓。此事前信未提及，今补叙之。你闻之亦必有兴味。我们于十一日（前信云十二，系误记）上午九时半乘 bus 启行，过罗山、息县，逾淮水而北，有公路桥，于十二时三刻抵包信集。同人分住三处：（1）医院，（2）小学，（3）中学。我的住居分配在小学。茅屋三

\* 俞润民，俞平伯之子。

间，孙剑冰家占二间，我们只一间，中间腰隔一下，总算分为两家。地甚简陋窄小，汝母初到亦稍感不悦，我却能安之。其室虽陋，而四周环境颇佳，非常清旷。饭食暂时包伙，饮水（井水）亦可对付。带来各件均无遗失。煤炉迄未能用，以无煤，室内打洞安管亦不甚便。此处亦未必常居，仍须俟领导上安排。包信通电，但小学无之，故照明仍需煤油、蜡烛。十二日上午汝母在室内整理各物。我十时半外出“赶集”买笤帚、油条而归。此间有邮局，通信及寄包裹均便，我们现不需要何物，要什么当告你。来信可书：河南息县包信集包信小学转俞收即可。十三日上午开始“天天读”，即在邻室孙处，只此两家的人，由我主持，有汝母参加（八——九时），亦前所未有也。此间逢旧历双日有集，殆犹古风。我住北京五十馀年未移迁，而此一月之中三迁其居，北京——信阳——罗山——息县。住信阳十二日，住罗山丁洼十四日，到包信四日矣。去住之缘，诚不可知。南来匝月，除初到信阳时遇雪外，皆晴，未值雨。在小学打伙食，亦尚好。亦有烧肥肠肚块、羊肉之类。用饭票，非包月。蔬菜较罗山为少。“集”临柏油马路，通驻马店、信阳均有公车。驻马店较信阳为近，闻有公车直达。如我住在此，你将来来看我们，并不费事，但总是以后的事了。（此间可上、下车，却无购票站也。）昨日下午，我们到街上散步，打些煤油，买酱牛肉，往返只一小时耳。今日有“集”，拟去看看。所住室内温度，约在摄氏零度上下，亦不过冷，惟手觉僵冷耳。

有粉红条纹里子的丝绵被一条，不知你带津否？如在你处，可为保存，你母说她要的。复信告知。

估计你当有信在途中，因往赶集，即寄此书。即问你们都好。

父书 十二月十四日（星期日）上午

1969年12月21日

润民览：

十四日信谅已收到。是日赶集购得活鲫鱼和虾，只用二角。鸡子三枚，每个七分。鱼虾以火酒烹食之，虾有一大碗之多，南来第一次尝鲜。鱼虾等固价廉，开水却很贵。我打了一瓶的水，费五分，实系上了当。一角买四个牌子，可打四瓶。零卖则每瓶三分。即此亦很贵。以此间煤价高也。“集”为自由市场，讨价还价，我们不这样做，领导上如此嘱咐。十五日罗山续有人搬来，住中学校，云有十家之多。转到栋栋来信，略知汝在工地近况。十六、十七日天气均和暖，达 $40^{\circ}\text{F}$ ，闻本地人云，最冷不过摄氏零下六、七度，则比京、津暖多。十七日晚得你十四日书，知到工地情况甚好，且比我处为优。栋栋写信有父风，亦很有趣。十八日天气稍冷，室内 $34^{\circ}\text{F}$ 。此间伙食，早粥，午面条，晚馒头。菜则豆腐、萝卜、羊肉，亦颇好。用饭票，我们吃得不多，亦很省。知每星期尾可回家，信自可寄津寓。工地详址亦告知。南来已逾一月，箱子方全部打开，前信所云汝母之丝绵被已找着了。此间有煤油，买一角钱的小灯燃之。汝母又用“速溶咖啡”小盒盛油，上开三孔安捻亦可以温菜。又在西墙穿孔安管，小炉已装好，只是缺煤。廿日在集上购麻杆（四分一斤）一捆，价一元七角，可以对付烧些热水。

十八日上午收到汝十五日信，只有四天，并不很慢。胶鞋我有两双，一为胶皮的，一为布面（有带）胶底，大约也够了。长的马靴，暂时不需要。现在所内人员分住两处：一东岳集（主要是干部），二包信集（主要是家属），非常分散。罗山据点是否撤离完了，亦不得知。说要盖房，亦不知何时能建成。我住小学内，非常清静，甚闲，一切听其自然。睡眠之佳，前所未有的，大约七

时左右即灭灯安寝（大家也睡了）直至次晨六时起床。同事住此者，只有孙剑冰一家（孙常在东岳劳动，家中只孙太太和两个小孩），其他多住别处。旁人或不喜这样生活，我却很喜欢的。所谓包信集，事实上只有一条南北长街，约半里许。有些小店，依我所知，有杂货店（打煤油），理发、卖牛肉、卖纸张、卖茶水、药店等等。店铺无招牌，一般不容易看出。二日一集，有蔬菜、鱼虾、肉类。卖油条（以羊油炸之）、卖燃料等等，人甚拥挤。街之东头有公共汽车，通往新蔡、信阳等处，却并无车站，只有一木牌为记。车到后由车上人下来售票（要排队）。

以后信件书“包信集包信小学转”即可。以此间实无所谓“五七干校”也。我浮寄此间，生活虽尚好，心中亦不安定。汝母亦每日忙碌，身体勉支。节候即交冬至，以后气候总要冷些。余不多书，即问你们都好。

父书 十二月廿一日

1969年12月25日

润民览：

廿一日发信，廿二日即得你十八日书，知提前回津。丝绵被找到，已见前信。炉子安好（汝母自己装），只是无煤。麻杆一烘即过，却亦可对付用，曾烧“胡葱豆腐”、“百叶鲜虾”、“大、小米粥”之类，只是比较费事而已。取暖则不能，好在此间总不算太冷。汝四姨自京亦有信来，云京中十八日防空演习，想空气比较紧张。

南来以后，香烟每得到补充，并不缺。火柴较少，幸带来尚多。总未雨雪，亦佳事。廿三日阴，室内 36°F 后转晴至 38°F。看来这里冬天是比较好过的。“天天读”现改下午，在附近中学，较

远，汝母亦参加。

再逾数日，即过新年，一九六九年就这样过去了。以后的事不能预测。我们亦不要什么东西，无须寄来。北京报纸，这里可以看到前几天的，此外亦有广播，在远处亦听不甚真。罗山干校，听说尚未搬完。廿四日天阴，下午收到你廿二日津信，只有四天。到包信集，听说驻马店、信阳均有公车直达（也有说驻马店到这里要换车）。此间临柏油马路，就在市集的南头有公共汽车。这是我亲见的。容再详细打听，但你暂时不能来，并无须来，且到明年看情形再说。如到包信集，找小学十分容易，下车一直往北，转弯向西，第二所房子便是。信阳公车我没有趁过，但车站外有车，通到哪里不知道，大约与长途车站可以连接。今日天阴欲雪。餘不多书，即问你们都好。

父书 十二月廿五日

1969年12月27日

润民览：

廿五日发信后，即在中学集合，步行往东岳集。路很远，有十五里，（从丁洼至罗山十二里）却都是平路，没有冈陵。路亦径直，往西一直走就到了。九时行，至十一时一刻方到。在那里吃点中饭。初办食堂，比丁洼的更为简陋。下午听贫下中农的报告。时间不长，至三时许即散会。是日上午天阴，午后一直有小雨。我未带雨具，幸借得一伞，冒风雨而归。道路泥泞，十分难走，幸有同志数人沿途招呼，才勉勉强强于六时馀抵寓，其时天已昏黑，棉鞋、棉裤、棉大衣无一不湿，泥污不堪。次日汝母收拾了一个上午尚未完毕。我身体倒还好，即此就算不易了。两个据点相距辽远，是个麻烦，但亦必须克服也。廿六日，风寒，雨倒不下了。